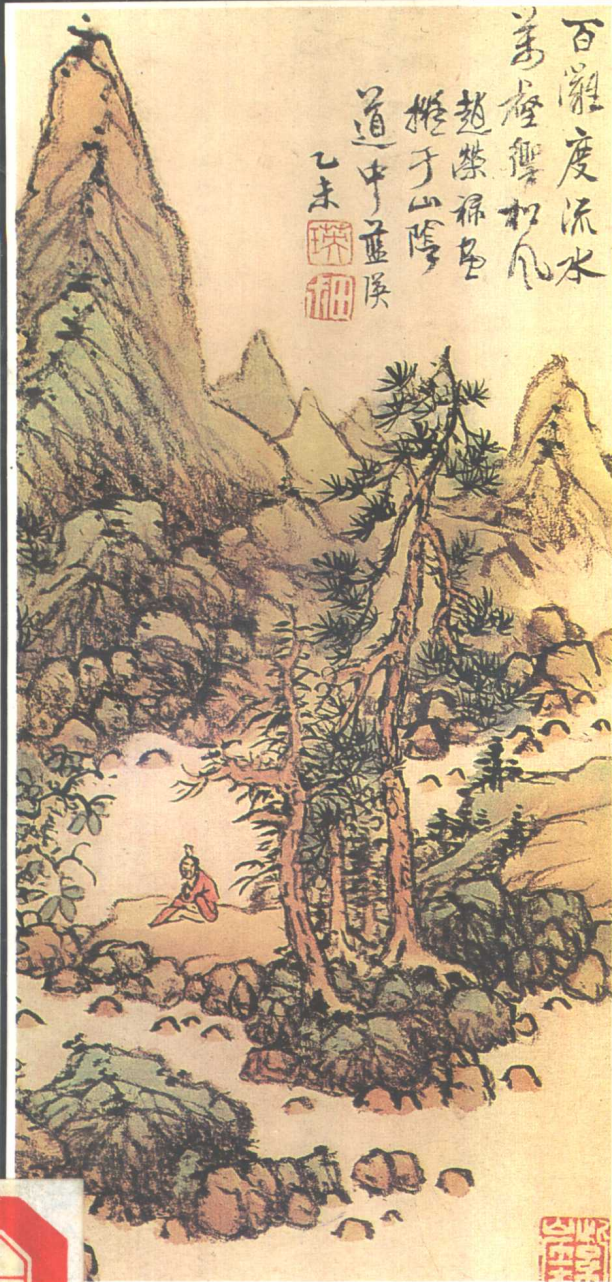


明人小品十家

徐文长小品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刘  
桢选注



百灘度流水  
萬壑響松風

趙榮祿

松于山陰

道中畫

乙未



# 徐文长小品

刘 禎选注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40 号

徐文长小品

刘桢选注

\*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 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  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
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 
中国人民解放军 1201 工厂

\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 字数 150,000  
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
印数 0,001—8,000 册  
ISBN 7-5039-1454-8/I·627  
定 价: 11.80 元

## 出版说明

在古代，“小品”一词并不具备明显的文体意义，它仅是六朝时称谓佛经略本的词语，所谓“释氏《辨空经》，有详者焉，有略者焉，详者为《大品》，略者为《小品》”（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刘孝标注）。

在佛经以外使用小品一词，集中出现于明代中叶以后。田艺衡有《煮泉小品》，朱国祯仿宋洪迈《容斋随笔》之体，撰成杂记见闻式的《涌幢小品》32卷。以小品名集，则有陈继儒《晚香堂小品》、潘之恒《鸾啸小品》、王思任《谑庵文饭小品》等。以小品作选本之名，则有《皇明十六家小品》、《国表小品》、《闲情小品》等。是小品，自然要篇幅短小，但这只是其外部特征，小品还有其不容忽视的内在特质。晚明公安派性灵说的提出、竟陵派幽情单绪的倡导，都为小品内在品格的提高贡献出不可或缺的力量。散文小品之所以至晚明大放异彩，与时代环境密不可分，可视为一种文体的自觉，它仿佛是传统散文中的轻骑兵，到处驰骋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踪迹。

明人刘士麟《文致序》曾谈到小品的“无意”之境：“故从来文词家，代不乏人，惟无意于文者往往极其致。如晋淳于、优孟辈，彼其澜翻舌底，何尝有意为文，乃仰天笑而冠缨绝也，摇头歌而临槛疾呼也，能使暴者颐解，怒者粲发，文章之妙，莫过于此。”近代学者俞平伯也有类似的看法：“文章事业的圆成，本有一个通例，就是‘求之不必得，不求可自得’。这个通例，于小品文字的创作尤为显明。”（《重刊浮生六记序》）小品属散文一脉，

但又有超越文体的特征，举凡人事杂记、山水游记、祭文序跋、日记寓言、清言赠序、传记尺牍、笔记诗话等等，皆可在小品的旗帜下找到各自的位置。

明人小品独抒性灵，顺应了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。谈艺论文，妙趣横生；点染山水，情韵盎然。明人小品寻觅着心灵的洞天福地。包罗万象，尺幅千里；言近旨远，别有寄托。明人小品记录着一代文人的足迹。“我要一套好藏书，几本明人小品，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，案头一盒雪茄……”，三十年代的林语堂在《言志篇》中作如是说。

明人小品在三十年代曾哺育了一代散文大家，在今天散文与小品方兴未艾的热潮中，仍将输送有益的养分给作家，给一切感兴趣的读者！我社立足于现代人的广泛需求，分别选取徐渭、汤显祖、陈继儒、袁宗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、钟惺、王思任、谭元春、张岱的小品文，加以注释。并以各家字号为书名，以求得形式的整一，总名为《明人小品十家》，以飨读者。

这套精选精注的小品丛书，将带你走入一个五彩缤纷、光采耀人的奇妙世界。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## 前 言

余少时过里肆中，见北杂剧有《四声猿》，意气豪达，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，题曰天池生，疑为元人作。后适越，见人家单幅上有署田水月者，强心铁骨，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，字画之中宛宛可见。意甚骇之，而不知田水月为何人。一夕坐陶（望龄）编修楼，随意抽架上书，得《阙编》诗一帙，恶楮毛书，烟煤败黑，微有字形。稍就灯间读之，读未数首，不觉惊跃，急呼石簪（陶望龄号）：“《阙编》何人作者，今耶古耶？”

发出惊叹之慨的“余”是袁宏道，而其所“甚骇”、“惊跃”的天池生、田水月、《阙编》作者，就是徐渭。徐渭是十六世纪中国文坛的奇才，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，自己曾有“吾书第一，诗第二，文三，画四”之说。袁宏道是晚明执文坛牛耳的领袖人物，在不同时间、不同环境、不知徐渭为谁的情况下，观赏其戏剧、字画、诗，发出“今耶古耶”的激赏，确见徐渭的不俗。

那么，徐渭及文艺创作如何呢？

徐渭，字文清，后改字文长。正德十六年二月四日（公元1521年3月12日）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。其父徐德原籍绍兴，后到贵州，利用贵州籍贯应乡试，弘治元年，（公元1488）考中举人，在云南巨津等州县做官，后升任四川夔州府同知。不久因病退休，携两子及继妻苗氏回到绍兴。徐德在绍兴纳妾，所生一子即徐渭。不幸的是，徐渭出世刚满百日，其父就去世了。

六岁时徐渭入徐氏家塾读书，“书一授数百字，不再目，立诵师所。”（《畸谱》）他天资聪颖，才思敏捷，有“神童”之誉。二十岁时，他考进山阴县秀才，并入赘潘家，随岳父潘克敬去广东阳江县任所。

从徐渭出生起，徐家开始走下坡路，但徐渭的青少年生活还是无忧、舒适的。二十五岁以后，他的生活经历不少家庭变故，首先是长兄徐淮在这一年夏天因服丹药中毒而亡。次年，其妻潘似在生产后，肺病加重，不治而亡。嘉靖二十六年，二十七岁的徐渭离开潘家，在山阴东城郡学附近，赁屋教授学生，开始了他“居穷巷，蹴数椽，储瓶粟者十年”的清贫生活。这期间，他广交朋友，与绍兴的文人、官绅联系颇广，结成文社，人称“越中十子”。包括萧勉、陈鹤、杨珂、朱公节、沈炼、钱槩、柳文、诸龙泉、吕对明。其中尤以沈炼对徐渭影响为最。他拜王阳明的大弟子季本为师，试图找到解决思想与现实之间矛盾的途径。季本的学说和治学精神对徐渭的影响较大。据徐渭学生、戏剧家王骥德《曲律》记载，他的戏剧作品《四声猿》作于这一时期。

嘉靖初年，日本商人在宁波武装闹事，明政府宣布停止对日贸易，从此，开始了倭寇在东南沿海有组织的武装侵扰和经济掠夺。嘉靖三十一年，倭寇犯台州，破黄岩，掠象山、定海，占据舟山群岛，四处骚扰，气焰十分嚣张，沿海地区人民奋起抗击，谱写出爱国主义的英雄篇章。徐渭积极投入绍兴地方的抗倭斗争，“尝身愿兵中，环舟贼垒，度地形为方略”（《拟上督府书》），曾经“短衣混战士舟中观形势”（《拟上府书》），并分析战情，献计献策，写出《拟上府书》、《拟上督府书》、《王江泾之捷》、《陶宅战归序》等文。可见徐渭高涨的爱国热情和不凡的军事才能。

嘉靖三十六年，徐渭应胡宗宪之召，入幕做书记。时胡宗宪任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，总督东南七省的军务，进剿倭寇。抗倭名将戚继光、俞大猷都是他的部下。抗倭与入幕是徐渭生平最重

要的二件事。关于入幕，他的思想比较复杂，故有“数赴而数辞”（《自为墓志铭》）的反复，一方面他希望抗倭斗争取得胜利，要求实现政治改革，另一方面他又不满胡宗宪与严嵩集团为伍；一方面他受到胡宗宪的知遇之恩，生活状况明显改善，另一方面他不羁的个性又很难让他安然于代人捉笔，去阿谀奉承，故他有“渭于文不幸若马耕耳”的矛盾和痛苦。

徐渭在幕府生活了五年，嘉靖四十一年，奸相严嵩倒台，南京给事中陆凤仪参劾胡宗宪，指其为严党，列举“奸欺贪淫十大罪状”，被捕入狱，终于在狱中自杀。到四十一岁时，徐渭已连应八次乡试，皆北。“自此崇渐赫赫，予奔应不暇，与科长别矣。”（《畸谱》）礼部尚书李春芳的招聘，不欢而返，加上胡宗宪的被捕、自杀，使徐渭精神受到刺激，惶惶不安，在嘉靖四十四年他四十五岁时，撰写《自为墓志铭》，产生自杀念头，用斧头击破自己头部，“血流被面，头骨皆折”，不死；又“走拔壁柱钉可三寸许，贯左耳窍中，颠于地，撞钉没耳窍”（《海上生华氏序》），仍未死；复以椎击肾囊不死，“九死辄九生，丝断复丝续”（《感九诗》），九次自杀而不死，可见其当时精神状态。终因“击杀其后妇，遂坐法，系狱中”（陶望龄《徐文长传》），坐了六年多牢狱。在朋友的帮助下，得免死出狱。

入幕以来这十五、六年，是徐渭一生最坎坷、最动荡的时期，对其后二十年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万历元年的元旦，五十三岁的徐渭出狱回家，走完他后半生的人生之路。他深居简出，与朋友、学生留恋于名胜山水之间。其间，应老友、宣化巡抚吴兑之邀，于万历四年远涉北方重镇宣化府，又在北京与辽东名将李如松相遇，成为至交。不久，他就因病返回绍兴。这一阶段，他创作出大量诗文、书画作品，达到文学、艺术创作的高峰。

他的晚年是在贫困、寒冷和疾病中度过的。据陶望龄《徐文



长传》：“及老贫甚，鬻手自给，然人操金请诗文书绘者，值其稍裕，即百万不得，遇窘时乃肯为之。所受物人人题识，必偿已乃以给费，不即馁饿，不妄用也。有书数千卷，后斥卖殆尽。幄莞破弊，不能再易，至藉藁寝。”一代奇才，在凄风冷雨中，卷卧在稻秆草上，孤零零地离开人世。年七十三，时万历二十一年。

徐渭坎坷终生，但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可替代的。戏剧方面，他创作的杂剧《四声猿》，打破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，充溢着狂傲的反抗思想，在杂剧音律、体制、表演等艺术形式上都有创新，对清代杂剧创作产生重要影响，被誉为“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”（王骥德《曲律》）。他的《南词叙录》，记录了宋元南戏六十种，明初戏文四十七种，并在南戏的渊源、声腔、脚色、常用俚语等方面，提供许多珍贵史料，是今人研究宋元南戏的重要文献和理论批评著作。杂剧《歌代啸》嬉笑怒骂，辛辣锐利，相传也是徐渭所作。他还评点过《西厢记》，修改过梅鼎祚的杂剧《昆仑奴》。

他的书法早年学黄庭坚，晚年似米芾而更为放纵。长于行草，形章如卷席，满纸烟云，摄人心魄，为晚明书坛之大草代表。袁宏道评曰：“文长喜作书，笔意奔放如其诗，苍劲中姿媚跃出。予不能书，而谬谓文长书诀当在王雅宜、文征仲之上，不论书法而论书神，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，字林之侠客也。”（《徐文长传》）徐渭自己不客气地称“吾书第一”。

他擅长水墨花卉画，受到陈淳、林良、沈周等人的影响，用笔放纵，画残菊败荷，水墨淋漓，古拙淡雅。而其绘山水，纵横不拘绳墨，笔法更趋奔放、简练，风格清新，恣情肆意，形成“青藤画派”。后世陈洪绶、石涛、朱耷（八大山人）、郑板桥、吴昌硕、齐白石等无一不受其影响。

他的诗题材广泛，有表现东南沿海抗倭战斗生活的，有歌颂北国边塞风光的，有田园山水，有酬和赠答等等，嬉笑怒骂，皆

形诸诗。甚至连破帽、“袒而摸虱”、“裨裆赤虱多于虱”都咏入诗中。不拘礼法，执拗天然，是对当时前后七子拟古主义潮流的反动，使他成为公安派倡导抒写性灵的一面旗帜。袁宏道评其诗：“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，遂乃放浪曲蘖，恣情山水，走齐、鲁、燕、赵之地，穷览朔漠，其所见山奔海立，沙起云行，风鸣树偃，幽谷大都，人物鱼鸟，一切可惊可愕之状，一一皆达之于诗。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，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，故其为诗，如嗔如笑，如水鸣峡，如种出土，如寡妇之夜哭，羁人之寒起。当其放意，平畴千里，偶尔幽峭，鬼语秋坟。文长眼空千古，独立一时，当时所谓达官贵人，骚士墨客，文长皆叱而奴之，耻不与交，故其名不出于越，悲夫！”（《徐文长传》）

徐渭散文与诗并重，袁宏道称“先生诗文崛起，一扫近代芜秽之习，百世而下，自有定论。”（《徐文长传》）他的散文缘事而作，有感而发，本色自然，成为公安派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”的最好注脚。他的散文，是其狂傲性格的写照，是其坎坷人生的记录，是其痛苦心灵的呻吟，是摆脱礼法的呐喊。

明代中叶，正是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兴盛时期，遭到以王慎中、唐顺之、茅坤、归有光为首的唐宋派的攻击，他们标榜学习唐宋文章的法度。其中，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，主张文道合一，务去陈言，提出“词必己出”、“师其意不师其辞”、“不平则鸣”，形式要服从内容的需要。在徐渭眼中，韩愈是他师法的榜样，他自己说：“昌黎之文，余夙诵好之。”（《赠礼师序》）故“昌黎”二字在其文中出现最频。不仅为文，就是平素一举一动，都以韩愈的是非为准则，甚至连代笔涉谗为自己辩护，也不忘抬出韩愈：“韩昌黎为宰相作《贺白龟表》，亦涉谗”（《幕抄小序》）。

徐渭与唐宋派作家都很熟，尤其与唐顺之关系密切。徐渭的本色论，即深受唐顺之“直据胸臆，信手写出”本色文学的影响。他将这一理论运用于戏曲，指出：

世事莫不有本色，有相色，本色犹俗言正身也。相色，替身也。替身者，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，婢作夫人者，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，反掩其素之谓也。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，贵本色。（《西厢序》）

徐渭的创造性在于，他的本色论不是用文艺以载道，而是强调“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，传世亦弥远”（《选古今南北剧序》），真情是他本色论的核心，是他对唐宋派文学理论的新发展。

他认为无情，“设情”，意味着文学创作走向绝路：

古人之诗本乎情，非设以为之者也，是以有诗而无诗人。迨于后世，则有诗人矣，乞诗之目多至不可胜应，而诗之格亦多至不可胜品，然其于诗，类皆本无是情，而设情以为之。夫设情以为之者，其趋在于干诗之名，干诗之名，其势必至于袭诗之格而剿其华词，审如是，则诗之实亡矣，是之谓有诗人而无诗。（《肖甫诗序》）。

而对于模仿、因袭别人的，他将之视为“鸟之为人言”：

人有学为鸟言者，其音则鸟也，而性则人也。鸟有学为人言者，其音则人也，而性则鸟也。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？今之为诗者，何以异于是。不出于己之所自得，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，曰某篇是某体，某篇则否；某句似某人，某句则否，此虽极工逼肖，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。（《叶子肃诗序》）

徐渭创作中可以划入散文这一范畴的内容很多，写人记事议

论，侧重各有不同，但无论是作序题跋，还是与人答书，或写传作记，抑撰祭文、墓志铭，等等，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本色自然，照事直书，不加掩饰。有的散文写人非常生动，如《彭应时小传》；有的散文饱醞着感情，如《亡妻潘墓志铭》、《嫡母苗宜人墓志铭》、《会祭沈锦衣文》；有的充满对童年生活温馨的回忆，如《张母八十序》；题跋序赞中，则更多作者文学艺术的哲思和锐利的审美评判。

徐渭散文中，游记写景者较少，却简约自然，别有意味。如《游五泄记》仅五百来字，就将从绍兴至五泄，来往十三日，水陆四五百里的旅游描述已尽。文中，连用九个“明日”，“又明日”，表示时间之变。结尾对这次旅游加以总括：

是行也，去来凡十有三日，陆行三百里，水行百三十里。宿于路四夕，于途如之，于陈一夕，于寺再倍于陈。余堕驴者二，越溪而溺者一，濡者四五，驴蹶于岭者三；诸子淖而跌者弗论也。得诗二十首，每作，诸子必和之。

间或也有雅丽之篇，整饬妩媚。如《沈氏号篇序》：

吾越有耶溪者，带绕名山，号称佳丽。回洲度渚，涵镜体以长萦，散藻澄苔，转风光而轻泛。其在前代，尤为巨观。红渠映隔水之妆，紫骝嘶落花之陌。镜湖伊迹，兰渚非遥，嘉会不常，良辰难待。舟移景转，三春才子之游；日出烟消，几处渔郎之曲……

徐渭散文除一些带议论性的文章滔滔不绝外，大多数作品尤其是书信，短小精悍，有的一篇不足三十字，如《答许口北》等，言之有物，意到辄止，给人清新、隽永爽快之感。文如人，人似

文，正如他“履寒涉远”寄居塞外在《与吴宣府》书中所说：“岁暮新春当礼际时，已拟徙避数日，此外惟有拥炉拨火，与缙黄闲话沙场旧事耳。惟蔚州炭多赐几块，是实惠也。”这种“实惠”，是徐渭的生活个性，也是他的作文风格。这种“实惠”，是真正徐渭式的实惠。而这种徐渭个人对生计“实惠”的需要，何尝不正是那个时期明代文坛思想精神所极其匮乏的呢！

徐渭生平有其不由自主之处，其文亦有其不得不为之篇，尤其他以一介文士入幕，代人捉笔，对此他并不讳言：“渭于文不幸若马耕耳，而处于不显不隐之间，故人得而代之。在渭亦不能避其代。”（《抄代集小序》）违心地代人写了一些阿谀、吹捧之文，这更增添了他内心的愧疚和痛苦。

徐渭的散文小品尚未见专门的选注，故做这一工作十分必要。笔者希望通过这一选注，能使广大读者更熟悉了解徐渭这一文学的“我”，文化的“我”和社会时代的“我”，能对这一十六世纪的奇才有个更真实、全面、客观的认识和把握。

本书选注据中华书局1983年《徐渭集》标点本，目录次序则依选注先后而定。由于笔者水平所限，加之时间仓促，错误不妥之处在所不免，尚祈诸位纠正。

选注过程中，吾友周玉宁给予多方面的帮助，谨致谢意。

刘 楨

一九九六年三月末

于北京恭王府之简易小楼

## 明人小品十家

徐文长小品

汤若士小品

陈眉公小品

袁伯修小品

袁中郎小品

袁小修小品

钟伯敬小品

王季重小品

谭友夏小品

张宗子小品

责任编辑：赵伯陶 董耘

封面设计：关明

## 明人小品十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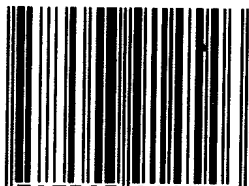
“求之不必得，不求自可得”，明人小品独抒性灵，顺应了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。

谈艺论文，妙趣横生；点染山水，情韵盎然。明人小品寻觅着心灵的洞天福地。

包罗万象，尺幅千里；言近旨远，别有寄托。明人小品记录着一代文人的足迹。

《明人小品十家》立足于现代读者的需求，精选精注，带你走入一个奇妙的世界。

ISBN 7-5039-1454-8



9 787503 914546 >

ISBN 7-5039-1454-8  
I·627 定价:11.80元





## 目 录

前 言	(1)
奉赠师季先生序	(1)
赠余医师序	(5)
送章君世植序	(7)
叶子肃诗序	(8)
送李子遂序	(9)
四书绘序	(12)
陶宅战归序	(14)
沈氏号篇序	(17)
曲 序	(19)
赠礼师序	(21)
肖甫诗序	(23)
玄抄类摘序	(25)
抄代集小序	(28)
慕抄小序	(29)
抄小集自序	(31)
刻沛言序	(33)
陆氏谱序	(35)
赠吴宣府序	(37)
园居五记序	(40)
赠严宗源序	(42)